

曲園叢書

14
484
7



484
7



羣經平議卷十九

德清俞樾

禮記一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

曲禮

鄭注曰謂君人者取於人謂高尚其道取人謂制服其身

樾謹按取當讀為趣釋名釋言語曰取趣也是取與趣聲近義通莊子齊物論篇趣舍不同趣舍即取舍也字亦通作趨史記伯夷傳趨舍有時趨舍亦即取舍也漢書藝文志荀趨省易師古注曰趨讀曰趣謂

趣向之也然則取於人者爲人所趣向也取人者趣向人也此卽王前士前之意釋文出取於字曰舊七樹反爲趣就師求道也舊讀正得其字但以就師求道爲言則義轉隘矣

食饗不爲槩

注曰槩量也不制待賓客饌具之所有

樾謹按不爲槩與下句不爲尸一律鄭以槩量說之非也不爲槩者不爲主也廣雅釋詁曰概主也概與槩古字通用定四年左傳吳夫槩史記項羽紀正義作夫概是其證也父母在則食饗賓客不敢爲主廣

雅概訓爲主疑本禮家之舊說矣

孝子不服闇

注曰服事也闇冥也不於闇冥之中從事爲卒有非常且嫌失禮也男女夜行以燭

樾謹按鄭訓服爲事雖亦古訓然不事闇之義甚爲迂曲殆非也服當讀爲伏周易繫辭傳釋文曰伏服也是服與伏聲近義通文選陸士衡吳王郎中時從梁陳詩誰謂伏事淺注曰服與伏同古字通檀弓篇扶服救之昭二十一年左傳扶伏而擊之扶伏卽扶服也又十二年傳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史記蘇秦傳

嫂委虵蒲服蒲服卽蒲伏也竝服伏通用之證不服
闇者不伏闇也謂不潛伏於闇冥之中也與下句不
登危文義一律危言不登闇言不伏正古人用字之
審若以本字讀之失之矣

毋勦說

注曰勦猶擊也謂取人之說以爲已說

越謹按此勦字卽說文勦字說文刀部曰勦絕也夏
書曰天用勦絕其命今甘誓正作勦絕然則勦者古
文勦者或體也毋勦說毋雷同皆承上文正爾容聽
必恭而言長者有言當敬聽之若不待其言之畢而

橫發議論以絕斷之是爲勦說或從而附和之是爲
雷同二者均所當戒也鄭訓爲擊於義未得又按此
勦字當從刀曹憲博雅音云禮記無勦說鄭注云勦
由擊也謂取人之說春秋左傳無及於鄭而勦民焉
用之杜訓爲勞是則勦從刀而勦從力明矣其說甚
是錢氏大昕因說文有勦無勦謂曹憲俗儒未達六
書之指然說文力部勦勞也施之於此其可通乎凡
經典中字說文所無者多矣學者當求其字義之通
不當徒取其字形之合也

遊母倨

正義曰遊行也倨慢也身當恭謹不得倨慢也
越謹按自此以下所戒各事皆是為其不敬也如立
母跛坐母箕寢母伏之類末一字皆與上一字文義
相應此云母倨則凡事皆不可倨慢何獨於遊戒之
乎正義所說殆非經旨也今按倨當讀為踞謂雖遊
戲之時不可蹲踞也昭二十五年左傳曰公徒釋甲
執冰而踞二十七年傳曰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
游同一事而前言踞後言游可知游者多蹲踞也故
記人因以為戒耳倨踞古通用史記酈生陸賈傳口
方倨牀亦是段倨為踞也

毋放飯毋流歠

注曰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大歠嫌欲疾
越謹按放與流同義說文方部敷光景流也從白從
放是放有流義故敷字從之也尚書堯典篇流共工
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流放對文自古然矣放飯流
歠蓋是古語故孟子盡心篇亦有此言若從鄭注則
兩句意義不倫矣放飯者放散其所飯也流歠者流
離其所歠也人或恣情飲食不知檢制放散流離狼
戾滿案其可厭惡莫甚于此故記人以為戒耳
為大夫累之

注曰累保也謂不巾覆也

越謹按不巾覆者大夫至庶人所同也何獨于大夫特言累之乎鄭義非矣累之猶解之也累與解本疊韻字荀子富國篇則和調累解累解二字同義猶和調二字亦同義也楊倞注謂嬰累解釋此未得其義儒效篇解果其冠楊氏引說苑蟹螺者宐禾爲證累解與蟹螺一也古書雙聲疊韻之字皆兩字一義且其義存乎聲亦無一定讀者當各隨文解之然後其旨可見此文云爲大夫累之猶云爲大夫累解之蓋長言之曰累解短言之則曰解可也曰累亦可也後

人不達古語斯不得其說矣

言不惰

注曰憂不在私好 正義曰言不惰者惰訛不正之言

樾謹按惰當讀爲嬌說文女部南楚之外謂好曰嬌方言曰嬌美也郭注曰嬌言媠嬌也字亦作嬌列子楊朱篇皆擇稚齒媠嬌者以盈之據說文嬌乃惰之古文蓋古字通用也言不惰與行不翔一律皆不求美好之意正義以惰訛不正釋之於義未得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注曰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
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

樾謹按古無謂數爲與者與當讀爲舉周官師氏王
舉則從故書舉爲與是舉與古字通舉猶用也國語
周語唯能釐舉嘉義韋注曰舉用也呂氏春秋遇合
篇凡舉人之本分職篇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高
注曰舉用也然則生舉來日者三日成服生者之事
也用死之明日爲始是生舉來日也死舉往日者三
日而殯死者之事也川死之日爲始是死舉往日也
一名不偏諱

樾謹按偏者對全而言言二字爲名全舉之則不可
偏舉之則可也夫子之母名徵在此全舉之也言在
不稱徵言徵不稱在此偏舉之也若謂孔子不當言
徵不當言在如足則吾能徵之矣及某在斯某在斯
之類皆以母名而避之則不特諱其全并諱其偏矣
故記人特明之曰二名不偏諱此於文義甚明白唐
石經以下各本皆同而宋毛居正作六經正誤乃曰
偏本作徧與遍同作偏誤此臆說不足據唐律奏事
犯諱條二名偏犯不坐此律卽本于禮經犯其一字
謂之偏犯則避其一字謂之偏諱矣偏犯者不坐是

卽不偏諱之謂可證古本禮記作偏不作徧而毛氏引舊本柳文作二名不遍諱者未可據以說經矣顧氏千里禮記攷異已辨正毛氏之誤而段氏玉裁經韻樓集反用毛氏說謂徧是而偏非何哉今就二字之義論之徧之言皆也言不徧諱則疑若二名止諱一字其一字可以不諱者偏之言單也言不徧諱則見二名固皆當諱然語言之間必不可避則或言上一字而不言下一字或言下一字而不言上一字可也此正禮經用字之密使從毛說改徧爲徧則幸有檀弓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之文足以證明其

義不然鮮不謂二名止當諱一字臣子於君父二名者幾不知所當諱之爲何字矣一字之譌文義懸絕段君無乃未之深思乎

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

注曰質猶對也

樾謹按質有致音襄三十年左傳用兩珪質于河釋文質如字又音致昭十六年傳與蠻子之無質也釋文質之實反或音致竝其證也故古字質與至通用史記蘇秦傳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索隱曰至當爲質謂以公子延爲質也此質至通用之證雖質君之

前者雖至君之前也鄭訓爲對則但云雖質君足矣何必加之前二字乎

效駕

注曰白已駕正義曰效白也僕監視駕竟而入白君道駕畢故鄭云白已駕也

越謹按廣雅釋言曰效考也效駕者考驗其駕也此二字題目下文其下云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皆效駕之事也此節所記自將駕而已駕而效駕次第秩然鄭君不知效駕二字爲記人題目之辭故失其解矣

步路馬必中道

正義曰此謂單牽君馬行時步猶行也

越謹按襄二十六年左傳曰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杜注曰步馬習馬然則此記言步路馬者亦是調習路馬也玉篇馬部馱盆故切習馬今作步正義但以牽行釋之未盡其義

大夫不名世臣姪娣

注曰世臣父時老至

越謹按上句國君不名卿老世婦世婦非父時老婦則世臣亦非父時老臣矣古字世與大通桓九年左

傳正義曰諸經稱世子及衛世叔申經作世字傳皆爲大是其證也世臣者大臣也亦猶世子者大子也蓋家臣中之最貴者非父時老臣之謂至世婦之稱義亦猶此以其卽次夫人之下故從尊大之名下文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正義曰以其猶貴故加以世言之亦廣世肩也似非古義

天子同姓謂之伯父

釋文出天子謂之伯父云本或有同姓二字衍文
樾謹按正義本亦無同姓二字今正義云天子同姓謂之伯父者此同姓二字後人所加也何以知之下

文天子同姓謂之叔父正義曰一本云天子同姓則所據本無同姓二字明矣蓋下旣別言異姓其爲同姓自見乃古人屬辭之省也唐石經誤衍同姓二字而各本從之非鄭孔所據之舊矣

使者自稱曰某

注曰使謂使人於諸侯也某名也 正義曰使者自稱曰某者某名也若此卿爲使在他國與彼君語則稱名也若與彼臣民言則自稱寡君之老也
樾謹按上文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而此又云使者自稱曰某故正義有與彼君語

與彼臣民言之別然儀禮燕禮篇載公與客燕之禮有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辭又記載若與四方之賓燕賡爵曰臣受賜矣臣請贊執爵者是使者於主國之君亦稱臣或稱使臣無稱名之禮正義所說非也今按使者自稱曰某與上文本不相蒙乃通言凡爲人使之禮上篇賀娶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正義曰使某者使自稱名也此卽使者自稱曰某之塙證儀禮昏禮記昏辭曰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注曰某也使名也又納吉曰使某也敢告納徵曰使某也請納徵請期曰

使某也請吉日是使者自稱曰某乃禮之通例疏家必合上事爲一斯失之矣且如上文曰子於父母則自名也亦於上事不蒙然則此文何妨自爲一事乎

幣曰量幣

懃謹按注疏均不說量字之義量當讀爲良釋名釋言語曰良量也量力而動不敢越限也是良與量聲近義通故古得段用山海經海內北經犬封國有文馬名曰吉量注曰量一作良是其證也幣曰良幣與玉曰嘉玉文義一律若讀如本字則不得其解矣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

檀弓

經十九
注曰孔子之父耶叔梁紇與顏氏之女徵在野合而生孔子徵在恥焉不告

樾謹按古者墓而不墳孔子合葬其母之後然後封之崇四尺是叔梁紇之葬本無此四尺之封也但有兆域而已孔子少孤既未能躬親窀穸之事母亦年少未必親見據歷聘記年孔子年二十四歲母顏氏卒距三歲喪父已二十一年安能實知其體魄之所在哉孔子曰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蓋亦鑒於父葬時之墓而不墳不易識別故不得不爲此也後世學者不知古今異制遂以孔子不知父

墓爲一大疑鄭氏乃有徵在野合恥焉不告之說誣之甚矣

殯於五父之衢

注曰欲有所就而問之孔子亦爲隱焉殯於家則知之者無由怪已欲發問端五父衢名蓋耶曼父之鄰樾謹按此孔子欲訪求父墓故先淺殯其母以爲遷葬之地也士禮三月而葬孔子既不敢過其期而父墓未得又不能合葬故爲此權宜之計先擇地於五父之衢掘埽埋棺以便訪求父墓也鄭氏謂欲發問端此大不然孔子欲訪求父墓自可就故老而詢之

何必迂迴如此哉近世高郵孫邃人獲孫箸檀弓論
文讀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十字爲句謂殯淺而
葬深孔子父墓實淺葬於五父之衢因少孤不得其
詳至是母卒欲從周人合葬之禮卜兆于防惟以父
墓淺深爲疑如其殯而淺也則可啟而遷之若其葬
而深也則疑體魄已安不可輕動其慎也蓋謂夫子
再三審慎不敢輕啟父墓也今按孫氏之說巧矣而
實於事理未得古者大斂之後掘肆埋棺以木覆棺
上而塗之爲火簡所謂殯也殯與葬自是二事未聞
以深者爲葬淺者爲殯也顏氏之卒孔子必用殷禮

殯于兩楹之間未得父墓而又不欲久畱母殯故就
五父之衢掘肆埋棺略如殯制因亦謂之殯所謂禮
以義起也若叔梁紇之葬歲月已久豈可復謂之殯
哉且如孫氏之說孔子之父墓卽在五父之衢然則
孔子奉母合葬亦于五父之衢可矣何必卜兆于防
哉江氏慎鄉黨圖考盛推孫說恐疑誤後學故附辨
之

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慎也蓋殯也

注曰慎當爲引禮家讀然聲之誤也殯引飾棺以轉
葬引飾棺以柳髮孔子是時以殯引不以葬引時人

見者謂不知禮

樾謹按此見聖人舉事不苟雖是暫時淺殯而附於棺者必誠必信與大葬不殊故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以其慎之至也及徐察之止是殯而非葬故又曰蓋殯也鄭破慎爲引既無依據且如其說則殯與葬之別在棺飾而不在引何不曰其飾也而必曰其引也足知鄭讀之非矣

公曰末之卜也

注曰末之猶微哉言卜國無勇

樾謹按馬驚敗績是御之罪非右之罪公乃舍縣賁

父而責卜國理不可通鄭注非也小爾雅廣詁曰蔑末也是末與蔑義相近末之猶蔑之也論語雍也篇亾之命矣夫漢書宣六王傳引作蔑之命矣夫蓋皆痛惜之之辭是時莊公之意以敗績之罪坐縣賁父其死其生皆不足問而車右無罪深可痛惜故既就佐車而曰末之卜也蓋深惜卜國正所以深罪縣賁父也於是縣賁父卽以無勇自責赴敵而死死者止縣賁父一人記文甚明而鄭注乃謂二人赴敵而死非其實矣縣賁父雖死於敵而實死于公之一言故公後悔而諫之鄭解末之卜也句不得其旨故於此

事委曲未能明也

狐死正丘首

注曰正丘首正首丘也

樾謹按正之言當也廣韻曰正正當也正丘者當丘也狐之死也首必當丘於文應云狐死首正丘其義方明乃云正丘首者古人屬文之曲也鄭注不云首正丘而云正首丘似於正字之義未得矣

子思之哭嫂也爲位

正義曰皇氏以爲原憲字子思若然鄭無容不注鄭旣不注皇氏非也

樾謹按伯魚不聞更有長子子思安得有嫂疑當從皇氏之說且此節乃曾子之言下文申詳言思皆斥其名而於子思獨稱其字者曾子與原憲竝事夫子行輩相同故字之也若子思是伯魚之子下文曾子謂子思曰彼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未聞稱其字也卽此以論其爲原憲明矣

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正義曰若與伯高相知而來哭者女則勿拜也

樾謹按知猶爲也國語周語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韋注曰知政謂爲政也呂氏春秋長見篇三

年而知鄭國之政高注曰知猶爲也然則知伯高而
來卽是爲伯高而來與上句爲爾哭也來者文義一
律上句言爲下句言知文異而義同古書多有此例
正義以相知解之失其旨矣
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

正義曰使西河之民疑女道德與夫子相似皇氏言
疑子夏是夫子之身然子夏魏人居在西河之上姓
卜名商西河之民無容不識而言是魯國孔丘不近
人情皇氏非也

懋謹按疑乃擬之段字漢書食貨志遠方之能疑者

何武王嘉師丹傳贊疑於親戚師古注竝曰疑讀曰
擬是也疑女於夫子者擬女於夫子也皇氏之說固
爲不情正義所解亦於疑字未得也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

注曰志謂章識

懋謹按哀公問篇子志之心也注曰志讀爲識此注
以章識釋志字蓋亦讀爲識也然其下所陳皆飾棺
之事用三代之禮尊崇夫子非以爲章識也志當讀
爲職職與識竝從戠聲古字通用周官職方氏修華
嶽碑作識方氏是也志通作識故亦通作職楚辭懷

沙篇章畫志墨史記屈原賈生傳志作職是也爾雅釋詁職主也公西赤為職者為職猶為主也言孔子之喪公西赤主其事也下文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義與此同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

注曰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

越謹按夫字衍文也二人兩字誤合為夫字學者翫識二人兩字以正其誤而傳寫者誤合之遂成二夫人矣鄭君作注時已如此遂因而為之說然二夫人之文實不成義故知其非也

滕伯文為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正義曰謂滕國之伯名文為叔父孟虎著齊衰之服其虎是滕伯文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謂滕伯為兄弟之子孟皮著齊衰之服其滕伯是皮之叔父也言滕伯上為叔父下為兄弟之子皆著齊衰是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也

越謹按記文兩言其叔父也竝無異辭何以見孟虎是滕伯之叔父滕伯是孟皮之叔父哉正義之說殊不可通孟虎孟皮疑是一人虎與皮蓋一名一字鄭罕虎字子皮即其例也縣子本得之傳聞或故老所

說不同或簡策所載互異疑以傳疑故竝存之疏家必泥上文上下各以其親謂一是叔父一是兄弟之子殆不然矣

正義曰此文連上有殯之下皇氏以爲別更起文不連有殯之事所識者謂識其死者之兄弟是小功以下之親既識兄弟雖不同居者皆一一就弔之

懋謹按此當從皇氏之說不連上有殯爲義惟皇氏謂識其死者之兄弟則是讀所識其兄弟五字爲一句文義未安今按所識者與我相識之人也其人既與我相識往來同恩好則其兄弟之不同居者雖或未必相識然亦當引而近之故聞其死則必往弔也君之適長殯車三乘公之庶長殯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殯車一乘

注曰庶子言公卑遠之

懋謹按如鄭義則君與公一也特於庶長故作尊稱耳其說殊爲無理殆非也公者大國之孤也儀禮所說皆侯國之禮而有諸公鄭注燕禮曰諸公謂大國之孤也孤一人言諸者容牧有三監檀弓上篇國邑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

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正義引士喪禮鄭注曰公大國之孤四命者也此文先言君後言公別而言之明非一人當從鄭君儀禮說解爲大國之孤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則其庶長殤車當一乘矣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則其適長殤車當一乘矣記文正以君公互見也

齊穀王姬之喪

注曰穀當爲告聲之誤也王姬周女齊襄公之夫人榘謹按檀弓一篇所記如公儀仲子之喪司寇惠子之喪將軍文子之喪孟獻子之喪晉獻公之喪滕成

公之喪此類多矣齊穀王姬之喪宜亦同此鄭破穀爲告殆非也據下文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此王姬疑是齊僖公之夫人齊僖公名祿父穀與祿聲近義通爾雅釋言曰穀祿也周官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鄭注曰祿之言穀也淮南子人間篇不穀親傷高注曰不穀不祿也竝其證也齊穀卽齊祿父亦猶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之比襄十八年左傳曰齊環怙恃其險昭二年傳曰莒展之不立皆斥其名而繫以國古人自有此稱是故齊穀猶云齊潘齊環也齊穀王姬者以夫名妻猶昭元

年左傳所稱武王邑姜也此王姬不見于春秋然春秋之爲書本託事以見義而非紀事之史不得因其不見春秋而遂謂無此王姬也且魯莊公爲齊襄女弟文姜之子其事甚著若此王姬是齊襄夫人則於魯莊爲舅之妻而非外祖母誰不知之何至有或曰外祖母之說卽或有之記人豈不覺其謬妄而冝錄其說哉鄭君不知齊穀王姬之義而反以或說爲非殊非以經治經之意矣

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

樾謹按反字衍文也據正義曰望諸幽者求諸鬼神

之道也言鬼神處在幽闇故望幽以求之然則記文無反字明矣蓋涉上注文庶幾其精氣之反因而誤衍當刪

有直情而徑行者

樾謹按此有字涉上二句而衍也上云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此二者皆禮之所有也若夫直情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是非禮之所有安得言有乎今云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似乎三者皆禮之所有與下文不合矣故知此有字爲衍文也

既葬慨焉如其反而息

吳氏澄禮記纂言曰既葬謂迎精而反在路之時其謂已葬之親如親已還反至家已尚道逐不及力已疲憊行不能前而暫焉休息言其悵悅不安之甚故曰慨焉或曰其反而息謂親已還反而休息也

樾謹按正義讀慨焉如其為句其反而息為句所解殊未明了吳氏以慨焉如其反而息九字連讀洵長於舊說矣但謂暫焉休息則非也不及其反正當急行以求及安得休息乎又引或說為親已還反而休息亦非也上文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

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皆自為子者言之此云而息與上文而弗得而弗及一律安得自親言之乎然則吳氏二解於息字之義均未得也今按說文心部息喘也口部喘疾息也凡人行急則喘如不及其反而息者如其不及其反而喘也孝子之心若親已還反而追之不及故慨然為之喘息也息之義本為喘息引申之則有休息之義猶勞之義本為勞苦而又為勞來也相沿既久學者止知有休息一義故於此經息字莫得其解耳

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

注曰班制謂尊卑之差

樾謹按尊卑之差自有一定無所用其脩也脩當作循脩與循字形相似傳寫易誤禮器篇反本脩古正義曰脩定本及諸本作循是其證也循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謂若魯以周班後鄭之類

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

注曰以已字言誰有強使女者與僭於禮有似作機巧非也以與已字本同毋無也於女甯有病苦與止之

樾謹按鄭讀不得以為不得已非也此以字即上爾以之以亦即下毋以之以言爾以人之母嘗巧豈不得以人之母嘗巧即無以嘗巧者乎三以字一氣相生見嘗巧之事甚多不必以人之母也鄭讀以為已失之矣至毋字鄭訓為無釋文音無其非毋字甚明近或作母字解之立說雖巧不可從也

嗟來食

樾謹按來乃語助之辭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死孟子反子琴張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此云嗟來食文法正同下云子唯不食嗟來之食是

經十九
三
嗟來二字連文之明證正義解爲嗟呼來食誤以來
食連讀失之

曾子聞之曰微與

注曰微猶無也無與止其狂狷之辭 正義曰微與
者微無也與語助言餓者無得如是與

樾謹按餓者已不食而死曾子於事後發論乃復言
無得如是以止之殊於語意不合下文雖微晉而已
注曰微猶非也此微字亦當訓爲非微與猶言非與
曾子聞其事而非之特以不食而死亦人所難故不
敢質言而言與以疑之也

執女手之卷然

注曰說人辭也 正義曰言孔子手執斤斧如女人
之手卷卷然而柔弱以此歡說仲尼故注云說人辭
也

樾謹按以女人之手比人之手謂以此歡說仲尼殊
爲不情釋文云女如字徐音汝當從徐讀爲長執汝
手者猶詩遵大路篇所謂摻執子之手也卷然猶云
拳拳然廣雅釋訓拳拳愛也王氏念孫疏證曰漢書
劉向傳云念忠臣雖在眵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
賈捐之傳云敢昧死竭卷卷貢禹傳云臣禹不勝拳

拳竝字異而義同此卷然字據釋文亦有作拳者執
女手之卷然謂執汝之手而拳拳然相親愛也故鄭
以爲說人之辭正義所說非經意亦非注意
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

注曰管鍵也庫物所藏

樾謹按管鍵所以啟閉之物然不謂之啟庫閉庫而
謂之管庫文不成義矣管當讀爲館館館人也庫庫
人也管與館古通用儀禮士喪禮管人汲注曰管人
有司主館舍者是其證也儀禮釋文曰管如字劉又
音官蓋官爲館舍之本字作館者後出字作管者段

借字也說詳余所箸字義載疑曲禮篇在官言官在
府言府在庫言庫鄭注曰官謂版圖文書之處然則
官卽館也曲禮之官庫此文之管庫文異而義同訓
管爲鍵失之矣

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皋爲
之衰

注曰蚩兄死者言其衰之不爲兄死如蟹有匡蟬有
綏不爲蠶之績范之冠也

樾謹按下云兄則死而子皋爲之衰上當云蠶則績
而蟹爲之匡范則冠而蟬爲之綏文義始一律注義

殆非也蟹有匡者蟹爲匡也蟬有緜者蟬爲緜也孟
子滕文公篇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
焉趙注曰爲有也爲與有一聲之轉故爲可訓有有
亦可訓爲國語周語胡有孑然其效戎狄也胡有卽
胡爲也晉語其有吉孰大焉有吉卽爲吉也說詳王
氏引之經傳釋詞莊子大宗師篇莫然有閒釋文曰
本亦作爲閒是有與爲古字通矣此文本云蠶則績
而蟹爲匡范則冠而蟬爲緜兄則死而子皋爲之衰
上二句用有字者文異而義同古人疊句成文而虛
字不同往往有之文王世子篇文王九十七乃終武

王九十三而終卽其例也鹽鐵論忠焉能勿誨乎愛
之而勿勞乎一句用能字一句用而字史記貨殖傳
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一句
用與字兩句用以字如此之類不可勝舉

三十國以爲卒

王制

注曰屬連卒州猶聚也 正義曰屬是繫屬連是連
接卒是卒伍州是聚居故云屬連卒州猶聚也

樾謹按卒當讀爲萃周易序卦傳曰萃者聚也萃從
卒聲故卽以卒爲之耳正義謂取卒伍之意失之
不及以政

注曰役賦不與 正義曰既是罪人被放不干及以政教之事謂不以王政賦役驅使
樾謹按鄭蓋讀政爲征凡力役謂之征周禮地官均人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鄭注曰政讀爲征力征人民則治城郭涂巷溝渠牛馬車輦則轉委積之屬是其義也凡賦稅亦謂之征天官小宰聽政役以比居注曰政謂賦也凡其字或作正或作征以多言之宜從征如孟子交征利云是其義也不及以征卽是不及以力役賦稅之事故注云役賦不與正義以本字讀之非是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
樾謹按自來讀者於樂字斷句非也此當於則字斷句天子賜諸侯樂則 句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 句以鼗將之樂則者九賜之一也曲禮篇三賜不及車馬正義引含文嘉云九賜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又引公羊說一曰加服二曰朱戶三曰納陛四曰輿馬五曰樂則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異人之說故文有參差大略同也此記言賜樂則賜弓矢賜鈇鉞錫圭瓚皆九賜中事

正義誤以則字屬下讀又云非九賜之樂失之矣
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

注曰小國大國豐凶之年各以歲之收入制其用多
少多不過禮少有所殺 正義曰用謂制國之用凡
制國用多少必計地小大又視年之豐耗

樾謹按如此則用字爲句地小大爲句文不成義矣
用當讀爲以明堂位篇加以璧散璧角周官司尊彝
注引作加用璧散璧角雜記札以桑儀禮特牲饋食
禮引作札用桑是用與以古通也用地小大卽以地
小大此當連上文爲義其文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

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言制國用必
以地之小大也視年之豐耗則當連下文爲義其文
曰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
言必視年之豐耗合三十年而通計之以制國用也
鄭誤合二句爲一義則當云用視地小大與年之豐
耗文義方明不當云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也可知
其非矣

喪祭用不足曰暴

注曰暴猶耗也 正義曰暴是殘暴物被殘暴則虛
耗故云暴猶耗也

樾謹按正義所說望文生訓非塙義也暴當讀爲薄
漢書宣帝紀注曰薄亦暴也今俗語亦云薄曬是暴
與薄古通用方言曰膊暴也暴之通作薄猶膊之通
作暴也用不足曰暴猶用不足曰薄以殘暴解之失
其義矣

夫圭田無征

注曰夫猶治也征稅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治
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

樾謹按夫之訓治他無所徵殆曲說也此夫字疑當
讀爲大夫二字古人書大夫字或止於夫下積二畫

如嶧山碑御史夫二臣德是也故或譌作夫夫莊子
田子方篇于是且而屬之夫夫釋文曰夫夫古讀爲
大夫是也又或傳寫奪去二畫而僅存一夫字晏子
春秋問篇晏子聘於魯魯昭公問曰夫儼然辱臨是
也夫圭田無征卽大夫圭田無征圭田卿大夫士皆
有之獨言大夫者舉中以包上下耳

吏以獄成告於正

注曰史司寇吏也正於周鄉師之屬今漢有正平承
秦所置正義曰按周禮鄉師屬地官不掌獄訟而
云鄉師者鄉謂鄉士也師謂士師也云之屬者謂遂

士縣士方士之等云今漢有正平承秦所置者按漢書百官公卿表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監宣帝地節三年初置左右平鄭見古有正連言平耳此王制多是殷法秦則放殷置之

樾謹按鄉士士師并言之曰鄉師甚爲不辭疑鄭注本作鄉士之屬傳寫誤耳正義承誤本而曲爲之說非也至鄭以漢制說正字亦爲失之爾雅釋詁正長也古謂官長曰正周禮天官序官注曰酒正酒官之長是也史卽府史胥徒之史秋官序官鄉士遂士縣士方士之下各有史如千人史掌文書故成獄辭則

史各以告之其正縣之史卽以縣士爲正遂之史卽以遂士爲正鄉之史卽以鄉士爲正鄭君誤釋正字未得古義而孔穎達遂據此文定王制之作爲在秦漢之際恐未必然也尚書立政篇曰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蔡沈集傳曰正猶康誥所謂正人與宮正酒正之正指當職者爲言此說轉得之矣

執左道以亂政

注曰左道若巫蠱及俗禁

樾謹按如注義則當與下文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同科乃與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者相次殊爲

不類矣蓋左道非必巫蠱之流凡不便於民者皆是
人有左右便而左不便故凡不便者曰左昭四年
左傳不亦左乎杜注曰左不便是也古之君子禮從
宜使從俗是故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若乃生今之世復古之道又或作聰明以亂舊章皆
謂之左道可矣

六十宿肉

正義曰六十宿肉者轉老故恒宿肉在帳下不使求
而不得也

樾謹按如正義所說則與九十飲食不離寢無異矣

疑非經旨宿者進也儀禮少牢饋食禮鄭注曰宿讀
爲肅肅進也古文宿皆作羞然則宿肉猶羞肉爾雅
釋詁羞進也五十之年但異其糗而未有肉至六十
則每食必進肉矣故曰宿肉

八月告存

正義曰告謂問也君每月使人致膳告問存否

樾謹按存者問也說文子部存恤問也國策秦策無
一介之使以存之高誘注曰存勞問也漢書嚴助傳
使重臣臨存師古注曰存謂省問之竝古人謂問爲
存之證八月告存者每月使人以存問之辭致告

也正義不知存之訓問而反訓告爲問古訓無徵不可從也且人君優禮老臣而每月以存否爲問亦非所以安老臣之心周禮大行人歲徧存三歲徧類五歲徧省所謂存者豈亦問其存否乎足知其非矣瘖聾跛躄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正義曰百工謂有雜技藝

越謹按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乃與瘖聾跛躄之類一律視之殊爲不合百工字疑當屬下讀百工卽百官也尚書堯典篇允釐百工史記五帝紀作信飭百官是也瘖聾跛躄者侏儒皆有疾病所宜矜恤

故使百官各隨其器以食之晉語文公問於胥臣曰柰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馘施直罇蘧蔭蒙璆侏儒扶盧矇眛修聲聾聵司火童昏聵瘖僂官師之所不材也以實齋土此言百工以其器食之卽彼言官師之所材可知其義矣

羣經平議卷十九

如言官福之祖林可賦其義矣

神之祖不林也。以實齋上祀言百工以其器食之。禮記謂其蠶則與蚶蠶。蠶則火童。君謂蠶則對。祭夫八。夫回。曰官神之祖林也。翅或直。轉蕪。蕪。對。對。百官各。其器以食之。晉書文公問。何賢曰。曰

德清俞樾

禮記二

其神句也 月令

注曰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正義曰此之言據死後享祭之時不論生存之日故云其神句也。言其神則太皞亦神也。太皞言帝則句也。當云臣互而相通。樾謹按正義所說非古義也。國語魯語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又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

爲神社稷之守者爲公侯皆屬於王者然則神之各
不必據死後而稱之也太皞言其帝句芒言其神皆
是生存之號鄭注謂是蒼精之君木官之臣以君釋
帝以臣釋神正得古義詩皇矣篇毛傳致其社稷羣
神釋文曰本或作羣臣是神猶臣也正義肩肩分別
反失之矣

其器疏以達

注曰器疏者刻鏤之象物當貫土而出也 正義曰
刻鏤爲文使文理麓疏直而通達也
懋謹按注中刻鏤字卽釋經文疏字明堂位篇殷以

疏勺注曰疏通刻其頭儀禮有司徹篇覆一疏匕于
其上注曰疏匕匕柄有刻飾者竝其證也正義不知
刻鏤卽爲疏而又以文理麓疏增成之殊失注意
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注曰更猶易也 正義曰非但用圭璧更易又用皮
幣以更之故在圭璧皮幣之中上下有也
懋謹按如此則文不成義甚矣始非也更皮幣三字
當自爲句周官女御掌以時招梗禴禳之事注曰杜
子春讀梗爲更元謂梗御未至也此文更字卽招梗
禴禳之梗與杜讀合正義引蔡氏云此祀不用犧牲

者祈不用犧牲謂祈禱小祀也然則祀謂祈禱更謂
梗御其事相近凡有所禱之事不用犧牲而用圭璧
若梗御之事則止用皮幣而已以其事尤輕也當讀
云祀句不用犧牲用圭璧更句皮幣則得其義矣
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

注曰鞠衣黃桑之服 正義曰鄭注內司服云鞠衣
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菊者草名花色黃
故季秋之月云菊有黃華是鞠衣黃也

懋謹按周官內司服賈公彥疏云鞠塵不爲麴字者
古通用是鞠塵之鞠當讀爲麴齊民要術說作女麴

如作麥麴法以青蒿上下奄之置牀上三七二十一
日開看徧有黃衣則止三七日無衣乃停要須衣徧
乃止然則麴塵者卽謂麴上黃衣也呂氏春秋季春
紀高注曰衣黃如菊花故謂之菊衣此別是一說與
鄭義異釋文曰鞠居六反如菊華也又去六反如麴
塵分晰甚明而正義乃合而一之旣用鄭君鞠塵之
義又引鞠有黃華爲說違失甚矣

角齒羽箭榦

正義曰熊氏云各以類相從金鐵爲一庫皮革筋爲
一庫角齒爲一庫羽箭榦爲一庫脂膠丹漆爲一庫

義或然

樾謹按羽與箭幹非同類之物也周禮地官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二職相連則角齒羽三者自當其爲一庫賈公彥疏曰此羽人所徵羽者當入於鍾氏染以爲后之車飾及旌旗之屬也是羽之爲用甚廣非獨供矢人之用何見其必與箭幹同庫乎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注曰此難難陰氣也

樾謹按月令三難惟季冬之難爲難陰氣若季春及

仲秋則皆難陽氣也此在記者自有明文不容臆說仲秋曰天子乃難以達秋氣秋氣者陰氣也以達秋氣則其所難者爲陽氣可知矣此云以畢春氣春氣者陽氣也以畢春氣則其所難者爲陽氣亦可知矣夫季春之難以畢春氣猶季冬之難以送寒氣也送之畢之皆欲其氣之去也鄭以季春之難爲難陰氣則當如仲秋之例曰以達春氣於義方合不當言畢也若畢春氣爲難則以達春氣於義方合不當言畢引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乎鄭又春氣太盛攘而去之禮文甚明而鄭顧以爲難陰氣

直誤以春氣爲陰氣矣

贊傑俊

注曰贊猶出也 正義曰贊是贊佐之義故云出

懋謹按贊佐之義與出絕遠古書訓贊爲出者他無所見鄭義非也贊從舛爲意說文先部舛進也故贊亦有進義師古注漢書東方朔傳竝曰贊進也贊傑俊之贊當訓爲進下句遂賢良注曰遂猶進也贊與遂文異義同

調竿笙箎簧

正義曰簧者竿笙之名也 阮氏校勘記曰段玉裁

云名當作舌

懋謹按簧是竿笙之舌則已包於竿笙中矣何必言竿笙又言簧乎簧蓋自成一樂器竿笙不能無簧而簧不必定施於竿笙一切經音義卷八引古史考曰女媧作簧其後隨作等三十六管是簧固先等而有矣釋名釋樂器曰簧橫也於管頭橫施於中也此言竿笙之簧也又曰以竹鐵作於口橫鼓之亦是也此則自成樂器不施於竿笙矣詩鹿鳴篇吹笙鼓簧卽所謂於口橫鼓之者故吹笙與鼓簧各爲一事猶鼓瑟與吹笙各爲一事也此文調竿笙箎簧呂氏春秋

仲夏紀作調竿笙壘篴蓋由學者不知簧之自爲一器疑言竿笙不當復言簧又習見壘篴之文故妄改之耳非呂氏之舊也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

注曰陽爲雨陰起脅之凝爲雹

樾謹按鄭注未釋凍字凍當讀爲凍爾雅釋天暴雨謂之凍郭注曰今江東呼夏月暴雨爲凍雨離騷云令飄風兮先驅使凍雨兮灑塵是也凍音東西之東然則雹凍者雹與暴雨也夏日暴雨往往與雹俱至故竝言之字不作凍而作凍者古字通也隸釋張納

功德碑卹澹凍餒此段凍爲凍也文選思元賦凍雨沛其灑塗此段凍爲凍也古文聲同之字例得段借字可爲凍讀當從凍釋文音丁貢反失之矣

土潤溽暑大雨時行

注曰潤溽謂塗溼也 正義曰土既潤溽又大雨應

時行也

樾謹按鄭所據本疑無暑字故但釋潤溽之義而不及暑字下文注曰土潤溽膏澤易行也是鄭本無暑字之明證也正義言土既潤溽又大雨應時行是孔氏所據本亦無暑字矣周書時訓篇有暑字且曰土

潤不溽暑罰不應物則潤溽二字不連讀與鄭義異然土潤不溽暑文義殊為不安疑周書原文亦作土潤溽其下則云土不潤溽罰不應物今本乃傳寫之誤不足據也

其日戊己

懋謹按月令於四時各舉其日夫木火金水各王一時豈繫乎其日哉蓋因中央土而設也土無定位寄王四時凡一歲之中所有戊日己日皆土所寄王之日天子居太廟太室以應之四時皆然記人因文無可繫故特繫之夏秋之交以其為四時之中也合四

時計之孟仲季三月以九十日為率則戊日九己日九其大較也總計得七十二日為土所寄王之日而五行之氣無偏勝矣此所以於中央土特著其日戊己之文也中央土既特著其日戊己之文故於四時亦各舉其日以配之學者不知其日戊己為土所寄王之日記有明文而但見其文次季夏之月之後因推之於春於秋於冬謂土之寄王皆在四季之末謬矣余有說存集中撮其大略如此

文繡有恆

懋謹按恆當作常此由學者不知常是本字誤以為

漢人避文帝諱所改如恆山作常山之例遂改正之而轉失其本字矣文繡有常與上文裳字下文長字量字常字爲韻今常誤作恆而下文度有短長句又誤作長短則皆失其韻矣呂氏春秋仲秋紀皆不誤可據以訂正

量小大

阮氏校勘記曰惠棟校宋本同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石經同閩監毛本小大二字倒衛氏集說同越謹按衛湜本是也上文云制有小大度有短長則小字當在大字之前以下句短字在長字之前小大

短長各相當也此文云量大小視長短則大字當在小字之前以下句長字在短字之前大小長短亦各相當也乃自唐石經以下各本皆作小大則涉上文制有小大而誤猶上文度有短長涉此文視長短而誤作長短也度有短長句有呂氏春秋可據以訂正至此文則呂氏春秋亦作量小大矣然孔氏正義曰量小大者大謂牛羊豕成牲者小謂羔豚之屬也先釋大字後釋小字是孔所據本正作大小不作小大而所述經文云量小大此必後人據已誤之經文改之也閩監毛本固不可據然此句實當從之阮氏反

以爲倒誤矣

易關市

注曰易關市謂輕其稅使民利之 正義曰關市之處輕其賦稅不爲節礙是易關市也

懋謹按孔氏蓋讀易爲平易之易然非輕稅之意也易當讀爲弛爾雅釋詁弛易也是易與弛聲近義通管子大匡篇桓公乃輕稅弛關市之征此言易關市猶彼言弛關市故鄭以輕稅說之也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注曰阿黨謂治獄吏以私恩曲撓相爲也 正義曰

是察阿黨者謂當是正審察獄吏阿黨之事則在下犯罪之人獄吏不能掩蔽故云無有掩蔽

懋謹按決獄訟必端平見于孟秋之月斬殺必當毋或枉撓見于仲秋之月己不啻三令五申矣至季秋之月云乃趣獄刑毋留有罪然則凡獄事皆決矣何待孟冬之月始察獄吏之阿黨乎注義非也今按此文本連上文爲一節鄭失其讀故失其義今正其讀曰命太史釁龜策 句 占兆 審卦 句 吉凶是察 句 阿黨則罪 句 無有掩蔽 句 蓋此一節皆命太史之辭也兆卽大卜所掌三兆之法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

頌皆干有二百者也卦卽大卜所掌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者也占之審之皆所以求吉凶也故繼之曰吉凶是察也阿黨則罪者古卜筮之法必用三人若雷同附和則罪之也無有掩蔽者懼其有所隱諱不以實告故又以此戒之也呂氏春秋作於是察阿上亂法者則罪之此必經後人增益非呂氏之舊然云阿上亂法者則罪之可見古讀固於罪字絕句矣

以固而閉地氣沮泄

注曰而猶女也

懋謹按此本作以固天閉地句陽氣且泄句呂氏春秋音律篇曰黃鍾之月土事無作慎無發蓋以固天閉地陽氣且泄是其證也師古注漢書楊雄傳曰固閉也然則固天閉地文義正一律因天字而字篆文相似故天誤作而傳寫又奪陽字遂以地字屬下讀而文義不可通矣呂氏春秋仲冬紀作無發蓋藏無起大眾以固而閉發蓋藏起大眾地氣且泄此必後人據已誤之月令改之也呂氏原文當作無發蓋藏無起大眾以固天閉地發蓋藏起大眾陽氣且泄如此乃與音律篇合幸後人所改者止仲冬篇而於音

律篇固未及改尚得考見其舊耳至沮泄之爲且泄則古本月令皆然釋文不爲沮字作音可見矣

祝聲三

曾子問

注曰聲噫歆警神也正義曰直云祝聲不知作何聲按論語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檀弓云公肩假曰噫是古人發聲多云噫故知此聲亦謂噫也凡祭祀神之所享謂之歆今作聲欲令神歆享故云歆警神也

樾謹按儀禮既夕篇聲三鄭注曰聲三三有聲存神也舊說以爲聲噫興也又上虞禮記聲三注曰聲者

噫歆也歆與興字異而聲同賈疏于既夕篇曰按曾子問亦云祝聲三鄭云警神也卽此存神也云舊說以爲聲噫興者鄭注曾子問云聲噫歆亦是舊說也然則此注當以噫歆爲句警神也爲句孔氏不得其讀而以歆警連文殊非鄭義矣又按孔氏旣以歆警連文乃其釋經文則標祝聲至敢告五字而曰聲謂噫歆之聲三又似不誤者蓋正義非一人之書孔穎達序云恐獨見膚淺不敢自專謹與中散大夫守國子司業臣朱子奢國子助教臣李善信守大學博士臣賈公彥行太常博士臣柳士宣魏王東閣祭酒臣

范義頽魏王參軍事臣張權等共量定然則此以噫
歆連讀者與儀禮疏合必賈公彥所量定者矣附士
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不煩自專與中婚大夫守國
樾謹按此句之義在而后兩字壻弗取而后嫁之可
知壻取則卽歸是壻矣下文曰女之父母死壻亦如
之蓋亦女弗許而後娶非謂三年喪畢女必別嫁壻
必別娶也男女妃匹之際情事萬變聖人緣情制禮
不敢繩以一律況三年之久或昔富而今貧或昔貴
而今賤久要不忘之義豈可概責之中人以下者哉
與其強合於始而不能善保其終固不如各從其便

也此節兩曰禮也自有精義其上文曰女氏許諾而
不敢嫁禮也蓋論禮之正也若論其變則固有女氏
許諾而卽嫁之者矣聖人所不禁也此文曰壻弗取
而后嫁之禮也蓋論禮之變也若論其正則壻當仍
娶此女女當仍嫁此壻而聖人不敢質言也何也古
人自納采問名以至于請期而成昏禮相距初不甚
遠非如今人議昏於襁緥之中受幣於髫髻之歲也
故因遭喪而待至三年已爲曠日持久情隨事遷不
可概論矣聖人制禮所以委曲如此儒者不達古今
之變故不得制禮之意正義於壻弗取而后嫁之不

置一詞蓋疑之也至陳澔集說竟云壻祥禫之後女
之父母使人請壻成昏壻終守前說而不取而後此
女嫁於他族禮也則大謬矣夫女既未嫁女之父母
又使人來請壻何必固執前說而不取乎誠如是也
遭喪之後此女萬無復歸是壻之理則當壻家致命
之後便可別嫁必待壻免喪而請之轉爲多事矣此
鄉曲無識者所不爲曾謂聖人制禮而有是乎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

注曰以其有終身之憂正義曰曾子又疑云聖人
制變受之期情禮之殺使送死有已復生有節是不

許人子有不除之喪若適子除君服後乃有殷祭之
事如喪久不葬者此則可解若庶子除君服後無復
殷祭之事便是其爲父母之服一生不有除說之事
此於禮許得可乎

樾謹按此節之義鄭孔各殊鄭意此節不與上文相
屬推曾子之意以爲人子有終身之憂卽當有終身
之服故發此問乃賢者過之事也孔穎達則與上
文合爲一節勿除可乎疑其不可也此與鄭注迥異
故止釋經文而於鄭注不釋一字也據下文孔子曰
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

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然則此節之義自當從鄭注爲得何也如正義所說則曾子之意主乎除者也孔子當曰非弗能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方與問意相對今乃曰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則可見曾子之意主乎勿除矣鄭注曰言制禮以爲民中過其時則不成禮此卽賢者俯而就之之意正義標非弗至制也五字而釋之曰勿猶不也言今日不追除服者非是不能除改也爲此不除正是患其過於先王之禮制也夫經文明言非弗能勿除而正義乃云非是不能除改則易經文爲非弗能除矣其爲違錯

顯然可見孔氏誤解此經蓋由過時不祭一語不知此篇之例每以輕重相形上文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鄭注曰重喻輕也正義曰據重者尚廢以明輕者廢可知也故云重喻輕也此云過時不祭禮也兩文正同彼是重喻輕此乃輕喻重蓋以君子無過時之祭明君子無過時之服也文義易曉故鄭無注孔氏牽合上文爲說反糾繚而難明矣且上文曰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是適子於除君服後未嘗不補行祥祭也不得云過時不祭也若支子不得追祭則自因

適子已行祥祭之故而非以過時之故也過時不祭
之言與曾子問意全不相當可知孔解之謬矣

既明反而后行

正義曰既待日食光明反迴而後引柩行

樾謹按既當讀爲暨小爾雅廣言曰暨及也暨明反
而后行者及明反而后行也周官閭胥既比則讀濃

注曰故書既爲暨杜子春讀暨爲既是既與暨古字

通用

其有不安節

文王世子

注曰節謂居處故事

樾謹按鄭注未得節字之義節之言適也管子禁藏
篇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是節
與適同義呂氏春秋重已篇故聖人必先適欲高注
曰適猶節也然則節亦猶適也其有不安節者其有
不安適也訓爲居處故事於義轉迂矣

然而衆箸於君臣之義也

正義曰俗本皆云箸於君臣之義而定本無箸字義
亦通

樾謹按無箸字義不可通矣疑本云定本無於字傳
寫誤耳

一有元良

注曰元大也良善也

樾謹按詩桑柔篇鄭箋云善猶大也是大與善義通元訓大故亦訓善王制篇天子之元士鄭注曰元善也然則元良一也注分爲二義似轉失之

其登餽獻受爵則以上嗣

正義曰以特牲言之則先受爵而後獻獻而後餽今此經先云餽者以餽爲重舉重者從後以嚮先逆言之故云其登餽獻受爵也

樾謹按鄭注儀禮特牲饋食篇曰使嗣子飲奠者將

傳重累之是受爵之事亦非所輕且據特牲篇嗣子與長兄弟爲上下兩養是餽不止嗣子一人而受爵則止嗣子一人受爵視餽益尤重矣安得反云以餽爲重乎此經先言餽者蓋古人自有倒言之例周官大宗伯職曰以肆獻裸享先王若以次第而言則裸最在先獻次之肆又次之也大祝職曰隋饋逆牲迎尸若以次第而言則逆尸最在先逆牲次之隋饋又次之也此皆倒言之也餽獻受爵義亦猶此正義曲爲之說反失之矣

其刑罪則織刺亦告於甸人

注曰告讀爲鞠讀書用法曰鞠

樾謹按告當讀爲造古字通用列子楊朱篇密造鄧析而謀之釋文曰造本作告是其例也小爾雅廣詁曰造適也造于甸人者適于甸人也周官掌囚曰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可證此文造字之義因段告爲造其義不顯鄭知告之爲段字而不能得其本字乃讀爲鞠是時已將用法矣豈尚待讀書乎

退脩之以孝養也

注曰退脩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醴獻畢而樂闋

正義曰謂三老五更入而卽位於西階下天子乃退酌醴獻之以脩行孝養之道

樾謹按脩當讀爲羞說文丑部羞進獻也鄭以獻之解脩之可知脩之猶羞之矣上文曰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正義曰天子親適陳饌之處省視醴酒并省視養老之珍具至此則遂奉而進之以明孝養之道故曰退脩之以孝養也退脩之三字爲句謂退至陳饌之處脩之卽羞此醴與珍具也據儀禮凡獻賓必薦脯醢此既獻醴則珍具亦當並薦鄭但云獻之以醴者以醴爲主故文不具耳孔氏不知脩爲羞之段

字而解爲脩行與鄭義不合若從孔解則鄭君不當於脩之斷句矣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

正義曰記事謂聖人親行養老之禮記序前代之事也

樾謹按此言聖人自行之事非言其記序前代之事也記當讀爲紀釋名釋典藝日記紀也釋言語日記記也是二字義通國語周語紀農協功韋注日記猶綜理也聖人之紀事猶言聖人之理事下文慮之以大愛之以敬數語正見其綜理之微密也

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爲殃

禮運

注曰執執位也去罪退之也殃猶禍惡也 正義曰若爲君而不用上謹於禮以下五事者雖在富貴執位而衆人必以爲禍惡其以罪黜退之

樾謹按如正義之說則當云衆以爲殃而去之於文方明不當旣云在執者去乃始云衆以爲殃也正義所說殆失之矣蓋如有不由此者所包甚廣在執位者而不由此固當黜去之若衆人不在執位者而不由此則無位可去矣然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未有不裁及其身者也故曰衆以爲殃言不在執位之衆

人亦以此為禍惡也

其燔黍稷豚

樾謹按稷者脾之段字說文丹部脾別也從丹與聲讀若罷其字亦或作擺文選西京賦置互擺牲薛綜注曰互所以挂肉擺謂破礫縣之此可證稷豚之義鹽鐵論散不足篇曰古者燔黍食稷而脾豚以相饗即用禮記之文而其字作脾者蓋因燔字從火遂并脾字而亦誤從火古書中往往有此尚書堯典篇在璿機玉衡機字本從木因璿字從玉而亦誤從玉爾雅釋詁簡葑大也葑字本從艸因簡字從竹而亦誤

從竹即其例也玉篇火部煇魚也廣雅釋器曰煇謂之魚則因字形之誤而遂滋異說未可據以說經也是天子之事守也

注曰先祖法度子孫所當守正義曰杞郊禹宋郊契蓋是夏殷天子之事杞宋是其子孫所當保守勿使有失

樾謹按正義以是天子之事為句守也為句文不成義矣此當以事守二字連文說文史部事職也事守猶言職守謂是天子之職守也

處其所存禮之序也

注曰存察也 正義曰言聖王能處其所觀察之事以爲政則禮得次序也

越謹按古人之辭凡審度其事謂之處文十八年左傳曰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呂氏春秋有始覽曰察其情處其形淮南子兵略篇曰相地形處次舍竝其證也處其所存謂審度其所存者鄭不知處有審度之義而反訓存爲察于是文義之平易者變而迂曲矣非意之也

注曰意心所無慮也 正義曰謂於無形之處用心思慮無慮卽慮無也宣十二年左傳云前茅慮無是

備慮無形之處一云心所無慮謂心無所思慮

越謹按正義解無慮二字甚爲迂曲孔氏亦有所未安故又出一說然注云心所無慮不云心無所慮是後說亦非也注文無字疑譌字之誤譌卽謨之異文集韻曰謨古文譌是也心所譌慮猶云心所謀慮儀禮大射儀注曰志意所擬度也與此句法正同正義曲爲之說非是

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淦

注曰淦之言閃也 正義曰讀淦爲閃者淦是水中之形狀故字從水閃是忽有忽無故字從門中人也

人在門或見或不見

樾謹按鄭讀淦爲閃是未得其本字也說文走部趨
低頭疾行也字或變作趁玉篇走部趁疾行也趁與
趁實一字蓋金與念竝從今得聲故從金者或變而
從念耳趁卽魚鮪不淦之本字因其字從走與魚鮪
不合故變用從水之淦耳

鳳以爲畜故鳥不猶麟以爲畜故獸不狘

注曰猶狘飛走之貌也

錢氏大昕經史答問曰猶爲鳥飛不應從犬旁釋文
猶本作喬周禮大司樂注引此文亦作喬俗本從犬

者誤也說文走部有趨字訓狂走卽鳥不喬之喬

樾謹按玉篇羽部翻音聿飛貌此鳥不喬之本字也
蓋趨訓狂走故字從走此爲鳥飛則不得從走因變
而從羽文字所以孳乳寔多也玉篇羽部又有狘字
許出切狘字許月切竝曰飛走貌卽用鄭君注義疑
下句狘字有作狘者并有誤作羽旁戌者文選江賦
曰濯翮疏風鼓翅翮狘以翮狘連文蓋卽本之禮記
然則今本兩字竝從犬古本兩字或竝從羽矣鄭君
所謂傳書世異於此益信學者通其意正不必泥其
文也

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樾謹按曰猶於也爾雅釋詁粵于爰曰也而爰粵于三字又訓於是曰於義同其降曰命卽其降於命言其降於敎命者皆其法於天者也上句用曰字下句用於字古人每有此文法尚書洪範篇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曰爰互用卽其例也

故事大積焉而不苑

正義曰皇氏云事大積焉而不苑者旣用順爲常事無苑滯事大者天子事也雖復萬機輻湊而應之有

次序不使苑積也

樾謹按如正義所說則當云大事不當云事大也故事大三字當連上文讀其文曰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乃申說是謂大順之義言其爲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故其事至大也

細行而不失

正義曰細行而不失者謂大夫士出聘者也天子不遺小國之臣是不失也

樾謹按行字衍文也本作細而不失涉上句竝行而不繆誤衍行字則文不可通矣正義以不遺小國之

臣解之是其所據本正作細而不失故以小國之臣解細字也乃其述經文亦作細行而不失疑後人據已誤之經文增益之非其舊矣

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

注曰小洲曰渚廣平曰原山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勞敝之也

懋謹按故聖王所以順句於文似未足者而弗敝也句於上句亦似不相屬疑此經傳寫錯誤本云故聖

王所以順而弗敝也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因鄭注先解山者二句乃曰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勞敝之也於是學者移而弗敝也四字置山者二句之下以合于鄭注不知鄭注統解經文非必順其前後也至鄭訓敝爲勞敝於義未合敝當讀爲警詩采薇篇釋文引埤蒼曰警弓末反戾也反戾謂之警正與順字之義相反順而弗警者順而弗戾也古無警字故卽以敝爲之字亦作彌玉篇弓部彌卑結卑計二切弓戾也彌有卑計切一音卽與敝音同矣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

禮器

注曰天地人之別體也 正義曰社稷山川爲天地之別體鬼神是人之別體各有軀體也

樾謹按正義所說非鄭意也鄭注當以天地人之別爲句體也爲句社稷山川地也鬼則人鬼也神則天神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其禮不同是乃天地人之別卽所謂體也孔氏誤以別體二字連讀故其說不可通矣

曾子曰周禮其猶釀與

注曰合錢飲酒爲釀旅酬相酌似之也 正義曰王肅禮作遠注云曾子以爲使六尸旅酬不三獻猶遠

而略

樾謹按王說是也蓋夏立尸最質殷坐尸則轉文矣周旅酬六尸則文彌甚曾子此言正見三代之禮日趨于文繼周而王者必有加而無已故曰周禮其猶遠與作釀者段字耳鄭卽以本義說之失曾子之旨矣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

注曰作起也敬非已情也所以下彼

樾謹按鄭解作字非也作當讀爲迓文選歎逝賦塗薄莫而意迓注引聲類曰迓迫也非迓而致其情謂

非迫而致其情也襄二十九年公羊傳今若進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與此義同迕正字作段字也故下文曰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慙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正見君子不迕而致其情也必先有事於頌宮

注曰頌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頌宮也字或為郊宮
懋謹按注文詩所謂頌宮也此頌字當作泮蓋諸經用字不同詩作泮宮禮皆作頌宮王制諸侯曰頌宮明堂位頌宮周學也字皆作頌不作泮鄭謂禮之頌宮即詩之泮宮故釋之曰詩所謂泮宮也若如今本

則以頌宮釋頌宮重複而不可通矣

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

注曰大明日也

懋謹按日生於東人所共見月生於西其理難言正義於此無說上文為朝夕必放於日月注曰日出東方月生西方正義曰日且出自東方故於東方而朝之月初生出自西方故於西方而祀之此說殊有未安月初生之夕見于西方是其將入非其始出也豈得因此而謂月生西方乎月生西方蓋古渾天家說渾天家謂地在其中天包其外猶如鷄卵白之繞黃

經二十一
近來西人之說謂水地合一圓球四面居人其地度
經緯正對者兩處之人以足版相抵而立梅氏文鼎
天學疑問極言其可信然則日月出入本無一定在
此處爲入者在彼處正爲出矣日東月西聖人據理
以斷之以爲日生於東從地上西行而入於地下月
生於西從地下東行而出於地上此陰陽之正位亦
升沈之定理吾所立之處如是卽與吾上下相對之
處亦如是學者不明乎此則月生於西之說終莫能
明矣下文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鬯尊鄭注曰象日
出東方而西行也月出西方而東行也下出字於理

未圓蓋日出東方吾之所見也月出西方吾之所不
見也吾所不見不可以爲說當依經文作生字斯無
語病矣據上注云日出東方月生西方疑此注亦然
傳寫者誤耳祭義篇亦曰日出於東月生於西不言
月出於西也張氏敬仁作鄭注考異據山井鼎說反
欲改上注月生西方爲月出西方謬也

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

正義曰觀其人之發動所爲而知其人之有知若發
而皆中則知有知若發而不中則知無知
樾謹按正義說非也知其人之知者知其人之志也

知與志通緇衣篇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注曰志猶知也然則知亦猶志也言觀其人之發動卽知其志意所在也大戴記子張問入官篇曰賈乎心藏乎志荀子解蔽篇曰志也者臧也臧卽古藏字觀其發而知其志者以其所發知其所藏也孔氏讀爲智失其旨矣

五獻察

注曰察明也

樾謹按察當訓至書大傳云祭之爲言察也察者至也人事至然後祭是察有至義淮南子原道篇高不

可際高注曰際至也察與際通上文云一獻質三獻文蓋三獻已爲文矣五獻則文之至也故曰察也下文曰七獻神言七獻則又加重也爾雅釋詁曰神重也是其義也鄭訓察爲明而於神字無注其意以爲曰察曰神猶云神明之也然則何以爲五獻七獻之別乎

繡黼丹朱中衣

郊特牲

注曰繡黼丹朱以爲中衣領緣也繡讀爲綃綃繪名也正義曰五色備曰繡白與黑曰黼繡黼不得其爲一物故以繡爲綃也

越謹按繡黼二物丹朱亦二物言中衣之領或以繡
爲之或以黼爲之中衣之緣或以丹爲之或以朱爲
之是爲繡黼丹朱中衣非必一時竝用也或繡或黼
而謂之繡黼或丹或朱而謂之丹朱禮經自有此例
儀禮士喪禮魚鱒鮒九言或鱒或鮒其數則九也若
必鱒鮒竝用而欲合其數爲九則孰四孰五何以無
文乎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巳言或丁或巳也士虞禮
冪用絺布言或絺或布也繡黼丹朱義亦猶是鄭必
破繡爲綃殆猶未達乎此矣

鄉人禴

注曰禴強鬼也謂時儺索室歐疫逐強鬼也禴或爲
獻或爲儺

越謹按如鄭注則禴上必加逐字於文方明且他本
有作獻者作儺者豈亦可訓爲強鬼乎是不可通矣
禴者禴之段字說文示部禴磔禴祀除癘殃也古者
燧人氏禴子所造從示襄聲然則鄉人禴猶鄉人儺
也禴者正字禴者段字猶儺者正字獻者段字也禴
禴聲近隱三年穀梁傳吐者外禴食者內禴闕然不
見其禴有食之者也疏曰禴字爲穀梁音者皆爲傷
徐邈亦作傷禴與禴竝從襄聲禴可讀爲傷故禴可

通作楊矣下文汁獻況于醖酒注曰獻讀當爲莎是
獻與讎聲亦相近

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

注曰君親誓社誓吏士以習軍旅既而遂田以祭社
也

懋謹按誓社二字文不成義疑本作誓士故鄭注曰
誓吏士以習軍旅也隸書士土二字無別士誤爲土
學者見鄭注有祭社之文疑爲社之壞字因加示旁
作社矣不知鄭注所謂遂田以祭社者以連前經祭
社之事故云爾非必本經有社字也又鄭君此注疑

亦未得經意此經自季春出火至祭則受福本自爲
一節與上經初不相蒙上經自言祭社之事此經自
言春蒐之事鄭必合而一之乃謂祭社是仲春之禮
而以季春出火爲記者之誤記者所不受也據周官
大司馬職蒐田亦在仲春而此云季春者說禮之家
容有異聞四時之田所傳不一爾雅釋天春獵爲蒐
夏獵爲苗秋獵爲獮冬獵爲狩惟大司馬職及隱五
年左傳文與此同桓四年穀梁傳春曰田夏曰苗秋
曰蒐冬曰狩四時雖具而其名不同至公羊傳云春
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則無獮名周語云蒐於農隙獮

於既烝狩於畢時又無苗名名且無定安見四仲之月不可移至四季之月乎春秋書蒐狩初無常時此經云季春出火為焚也是亦一說也何必彼是而此非乎

掃地而祭於其質也

樾謹按鄭注不釋質字蓋即以爲文質之質若然當云貴其質也文義方明乃曰於其質也義不可通矣廣雅釋言曰質地也儀禮鄉射禮記鄭注曰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是古謂地爲質郊本祭天乃掃地而祭者以天體空虛而地則實有形質故就其有形質

之處而祭之所謂於其質也下文曰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蓋於其質而祭之故既取象于天亦兼取象于地矣

八蜡以記四方

注曰蜡有八者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蠶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

樾謹按八蜡之神諸說不同當從陳祥道說去昆蟲而增百種江氏慎鄉黨圖考謂經文明言祭百種何得遺之其說是也惟舊說皆數貓虎則恐不然貓虎者就禽獸之中偶舉其二以明蜡祭所以必及禽獸

之故非所祭專在貓虎也周官大司樂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再變而致羸物三變而致鱗物四變而致毛物五變而致介物六變而致象物注云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然則禽獸之所包者廣矣豈獨貓虎乎經文云饗農及郵表嘏竝列然則禽獸爲八蜡之一明矣當去貓虎而數禽獸庶爲得之貓虎者特獸中之二物耳王肅又分貓虎爲二何其所見之陋乎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正義曰貴其聲和之義

樾謹按經文先云貴其義也乃申說之曰聲和而後斷也若如正義之說則但云貴其聲和而後斷足矣何必先有此句乎義當爲善聲和而後斷正直指其善之所在也緇衣篇章義瘧惡釋文曰尚書作善皇云義善也是義與善同意今各本皆作章善瘧惡乃後人以意改之唐石經初刻作善後改作義蓋知義是而善非也此經義字則因後人不得其解而轉存其舊耳
器用陶匏尚禮然也
注曰此謂太古之禮器也正義曰共牢之時俎以

外其器但用陶匏而已此乃貴尚古之禮自然也
樾謹按正義以尚為貴尚然為自然則文不成義矣
尚當讀為上古字通用老子曰上禮為之而莫之應
河上公注曰其禮無上故言上禮是上禮與上德上
仁上義一律皆無上之美名也大古之禮無以尚之
是謂上禮上禮然也言太古之禮則然也鄭注太古
字正解尚字正義未達其旨

羣經平議卷二十一



羣經平議卷二十一

德清俞樾

禮記三

不嘯不指

內則

注曰嘯讀為叱叱嫌有隱使也
樾謹按鄭意蓋以此二事皆為嫌有隱使嘯者以聲
使人也指者以手使人也皆口不明言而微示以意
是為隱使嘯猶嗾也說文口部嗾使犬聲從口族聲
春秋傳曰公嗾夫獒嘯與嗾古音相近不嘯猶言不
嗾矣鄭不讀為嗾而讀為叱其聲既遠義又非也於

是并嫌有隱使之旨而亦晦矣
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

注曰由自也

樾謹按爾雅釋詁繇於也繇卽由字釋水篇釋文曰繇古由字是也故詩抑篇無易由言鄭箋曰由於也卽本釋詁文此經兩由字亦當訓於蓋於衣服飲食於執事皆毋敢視父母所愛也注訓爲自失之不友無禮於介婦

注曰衆婦無禮家婦不友之也善兄弟曰友娣姒猶兄弟也

樾謹按如注義則當云不友無禮之介婦於文方明今云不友無禮於介婦則注義不可通矣友當讀爲有論語學而篇有朋自遠方來釋文曰有本作友蓋友有同聲義亦相通荀子大略篇友者所以相友也楊注曰友與有同義是也不友卽不有乃戒之之辭猶云無有也不曰無有無禮而曰不有無禮者避不辭也使今人爲之必曰無有不禮於介婦而其旨顯然矣古人詞拙學者不能盡通又不知友之當讀爲有於是經意益晦矣下文於介婦曰毋敢敵耦於冢婦此於冢婦曰不有無禮於介婦意旣相當詞亦相

儷可以悟其旨矣

鵓羹鷄羹鴛

注曰鴛在羹下烝之不羹也釋文出鵓鷄羹云本

又作鵓羹雞羹

樾謹按此當從釋文作鵓雞羹蓋經文止一羹字鵓
雞二字在羹字之上鴛一字在羹字之下故鄭云鴛
在羹下也若如今本鵓下雞下竝有羹字惟鴛下無
有則鄭當云鴛不言羹者烝之不羹也不當云鴛在
羹下矣正義曰鵓羹雞羹者謂用鵓用雞爲羹鵓下
羹字亦是衍文蓋孔氏所據本作鵓雞羹恐人疑二

物合而爲羹故必釋之曰鵓雞羹者用鵓用雞爲羹
也若作鵓羹雞羹則其義已了不煩更釋矣故知正
義所據本與陸氏同古本固如此也自唐石經誤從
或本作鵓羹而各本從之當訂正下文云魴鱠烝雞
燒雉正義曰魴鱠烝者魴鱠二魚皆烝孰之雞燒者
雞是鳥之小者火中燒之然後調和若今之臠也雉
者文在烝燒之下或燒或烝或可爲羹其用無定故
直云雉然則此文并言鵓雞羹者猶下文并言魴鱠
烝也此文單言鴛者猶下文單言雉也益知上一羹
字之爲衍文矣

夫不在斂枕篋簞席

樾謹按此當作篋枕斂簞席傳寫誤倒其文也上文
言事父母舅姑之禮云斂席與簞縣衾篋枕正義曰
斂席與簞者斂此所臥在下大席與上襯身之簞又
縣其所臥之衾以篋貯所臥之枕也據此則簞席當
言斂枕當言篋此誤明矣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太牢

注曰接讀爲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
正義曰王肅杜預竝以爲接待夫人以太牢鄭必讀
爲捷爲補虛強氣者以婦人初產必困病虛羸當產

三日之內必未能以禮相接應待負子之後今在前
爲之故知補虛強氣宜速故也

樾謹按此卽所謂接子也下文云凡接子擇日冢子
則太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國君世子太牢然則此云
接以太牢正謂此矣子初生未能食食而以太牢之
禮接待之者重其事也說者必就夫人爲解誤矣
宰辯告諸男名

正義曰此舉諸男舉其卑者卑者尙告則告諸父可
知

樾謹按上云辯告諸婦諸母名則此當云辯告諸子

諸父名乃曰辯告諸男名者諸男之中固包諸子諸父而言諸子諸父皆男子也故曰諸男也正義誤以諸男為諸子因謂舉其卑者失之甚也

四十始仕方物
注曰方猶常也物猶事也 正義曰言年壯仕宦行其常事

樾謹按以方物為常事則必從正義之說增出行字於義始明殆非經旨矣國語楚語不可方物韋昭注曰方別也然則方物者辨別其事也惟能辨別其事故能出謀發慮也周易同人象傳曰君子以類族辨

物方物與辨物義同

大夫齊車鹿轡豹植朝車士齊車鹿轡豹植 玉藻

注曰臣之朝車與齊車同飾

樾謹按如注義則但曰大夫士齊車朝車鹿轡豹植豈不簡而易明乃必分別言之而其義轉因之不顯古人無此文法也疑大夫齊車四字當連上為義其文曰君羔轡虎植 句大夫齊車 句言人君羔轡虎植之車大夫以為齊車也又曰鹿轡豹植 句朝車 句言人君鹿轡豹植之車大夫以為朝車也鹿轡上亦當有君字朝車上亦當有大夫字蒙上文而省耳士齊

車鹿芻豹犢則自爲句明士之齊車得與大夫朝車同也但士之朝車禮文不具無以言之耳

連用湯

注曰連猶釋也

樾謹按連之訓釋未聞其義連當讀爲辮說文斗部
辮杼滿也手部杼挹也杼之義爲挹辮之義亦爲挹
辮用湯者謂履蒯席之上更挹之以湯而去足垢也
辮從辮聲與連聲相近周易小畜九五有孚辮如釋
文引馬注曰辮連也方言凡人嘗乳而雙產秦晉之
閒謂之健子自關而東趙魏之閒謂之孿生然則辮

之爲連猶孿之爲連孿之爲健矣

史進象笏

正義曰熊氏云按下大夫不得有象笏有象字者誤也熊氏又解與明山賓同云有地大夫故用象
樾謹按此蓋謂守外邑之大夫也呂氏春秋離俗篇
遇高唐之孤叔無孫注曰高唐齊邑也孤孤特位尊
叔姓無孫名守高唐之大夫也是古者守外邑大夫
得有孤稱其尊可知矣儀禮言侯國之禮而有諸公
鄭注以大國之孤釋之又以孤止一人不得言諸乃
爲之說曰容牧有三監不知守外邑大夫亦有孤稱

卽亦有公稱儀禮所謂諸公或包此而言歟笏之用
象正以遠君而得申若從熊氏以爲有地大夫則大
夫之有采地者多矣豈得皆用象笏乎上文云將適
公所宿齋戒居外寢此正守邑大夫有事於國自其
館舍而適公朝故敬慎如此若是在廷之臣則朝夕
趨公自其常事使必行此禮則是無日不齋戒無夕
不居外寢矣有是理乎
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矣
正義曰輝光儀也

樾謹按以輝如爲形容君子之光儀意向可通然下

文又曰登車則有光矣何其詞之複乎輝如者以其
時而言輝之言光也人臣辨色而入其出而揖私朝
天尙未明若有光若無光故曰輝如也至登車則已
辨色矣故曰則有光矣言東方旣明也蓋適公所者
以此爲節自來不得其解遂謂此二句皆美其有光
儀記人何爲而作此諛詞乎

縫齊倍要

注曰縫紩也紩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縫或爲
逢或爲豐

樾謹按豐本字逢與縫均段字也淮南子天文篇五

穀豐昌史記天官書豐作逢是豐逢古通用豐大也
故逢亦大也儒行篇衣逢掖之衣鄭注曰逢猶大也
荀子非十二子篇其衣逢楊倞注曰逢大也凡訓逢
爲大者卽讀逢爲豐也逢者豐之段字縫者又逢之
段字縫齊倍要謂大其下齊使倍要中也深衣篇要
縫半下謂要之大半其下齊也鄭氏以本字讀之而
訓爲絜未得其旨

大夫元華

注曰華黃色也

樾謹按華之訓黃未詳其義晉羊舌赤字伯華孔子

弟子公西赤字子華古人名字相配然則華非黃色
乃赤色也郭璞注穆天子傳曰華驪色如華而赤今
名馬標赤者爲棗驪此古人謂赤爲華之證鄭因其
與元對文定爲黃色始失之矣

君命屈狄

注曰君女君也 正義曰以禮君命其夫后命其婦
則子男之妻不得受天子之命故以爲君謂女君是
子男之妻受后之命或可女君謂后也命子男妻故
云君命

樾謹按正義前一說謂女君受命後一說謂受女君

之命皆曲說也由鄭注誤以此爲子男之夫人故失其解耳君命屈狄當承上文王后禕衣夫人揄狄而言蓋謂世婦也下文云唯世婦命於奠繭此經不直云世婦屈狄而云君命屈狄者若言世婦屈狄則是世婦皆得服之矣故必曰君命屈狄乃見因奠繭而君命之始得服也又據下文鄭注曰凡世婦已下蠶事畢獻繭乃命之以其服正義曰言以下則女御亦然經唯云世婦舉其貴者若然因獻繭而命者不止世婦經不言世婦而言君命見惟王后夫人自有命服此外自世婦以下君有所命則皆屈狄也君命屈

狄本與上文王后禕衣夫人揄狄相承傳寫錯亂其義遂不顯鄭雖訂正其文未能悉得其義也

食棗桃李弗致于核

注曰恭也 正義曰謂其懷核不置於地也

樾謹按經言弗致于核非言核不可置於地也致之言極也食棗桃李必極於核而後已則近於貪味矣故弗致也下文曰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正義曰謂手所持者棄之不食是亦不貪味之意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

注曰君大夫士之徐行也皆如與尸之行迹也

經二十一
九
榘謹按尸在廟中則全乎君是尸之尊與君同君行
接武尸行亦接武故曰君與尸行接武非謂君與尸
行之時如此也大夫繼武直以大夫言士中武直以
士言亦非謂大夫士與尸行之時如此也鄭說未得
立容德

注曰如有子也 正義曰德得也立則磬折如人授
物與己已受得之形也賀云德有所施與之名也立
時身形小俯嚮前如授物與人時也

榘謹按鄭注本非經旨正義二說皆曲說也德當讀
爲植植從直聲古德字作惠則亦從直聲故字得通

用立容德者立容植也定十年左傳曰步左右皆至
而立如植是其義也說文植或作榘故古音卽讀如
置釋文曰德徐音置斯或近之矣

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 明堂位

正義曰皇氏云在北門外之東今按經云東上則宜
在北門外之西故東上

榘謹按東上乃西上之誤上文云八蠻之國南門之
外北面東上下文云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
夫北面者東上則南面者西上可知矣今作東上者
卽涉下句應門之外北面東上而誤也正義於九夷

八蠻六戎引皇氏云在東門外之南故北上在南門外之西故東上在西門外之北故南上然則皇氏於此必曰在北門外之東故西上與上三句一律乃經文誤作東上則學者必改皇疏以從之於是其說不可通孔氏遂抄易其辭而西上之文不可復見無從據以訂正矣然使經文果如今本作北面東上則皇氏必當別爲之說安得與上文一律而論煩孔氏之訂正乎卽此言之經文之誤自見不必更求左證矣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

注曰九采九州之牧典貢職者也正門謂之應門二

伯帥諸侯而入牧居外而糾察之也四塞謂夷服鎮服蕃服在四方爲蔽塞者新君卽位則乃朝周禮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

樾謹按此文當從周書明堂篇作四塞九采之國世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傳寫錯亂而四塞世告至五字誤奪在北面東上之下則如此等國其位安在乎鄭氏不能訂正而從爲之辭疏矣又按此采字乃采之誤字說文采部采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

又曰番獸足謂之番從采田象其掌艸部蕃艸茂也
從艸番聲又曰藩屏也從艸潘聲是蕃國之蕃本當
作藩其作蕃者段字也此經作采者蕃省作番又省
作采也是故九米卽九蕃也卽所云九州之外謂之
蕃國也字誤作采失其義矣
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注曰資或爲飲

樾謹按莊子則陽篇或不言而飲人以和郭注曰飲
被也天下飲禮樂焉言其禮樂被於天下也鄭云資
或爲飲而不言其誤蓋義固可通考文引古本作資

或爲諮此乃以意改之阮氏校勘記知古本不可信
而謂飲必誤字則非也凡或作之字自有聲義俱遠
者何妨資或爲飲乎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

喪服小記

注曰謂子生於外者也父以他故居異邦而生已已
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今其死於喪服年月已過乃
聞之父爲之服已則否者不責非時之恩於人所不
能也當其時則服稅讀如無禮則稅之稅稅喪者喪
與服不相當也 正義曰王云以爲計已之生不及
此親之存則不稅若此親未亡之前而已生則稅之

也又謂諸父爲諸父之昆弟也劉知蔡謨等解生義與王同而以弟爲衍字庾氏以爲已謂死者爲昆則謂已爲弟已不能稅昆則昆亦不能稅已昆弟尙不能相稅則餘疏者不稅可知也此等竝非鄭義樾謹按經文云生不及不云生不見則鄭義非而王義是也且以理言之父在他邦娶妻生子而其祖尙在則不可謂無孫卽不可以無服徒以他邦閒隔凶問不迺歲月雖久名義故在若孫可以不稅祖則子亦可以不稅父矣此鄭義之未盡善也若祖沒之時已尙未生則本無所謂孫安有所謂服故父稅服而

已不稅推之諸父諸昆亦然此情理之允協者也王說洵長於鄭矣惟經文有弟字義似可疑已生之年所不及者何得有弟王氏以爲諸父之昆弟則諸父二字足以包之何必曰諸父昆弟乎劉蔡以弟爲衍字庾氏又曲爲之說義皆未安今按昆弟者連類而及之也昆弟竝稱人所恆言故因昆而并及弟猶襍記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正義謂因父而連言母也古書如此者往往有之文王世子篇養老幼於東序因老而并及幼非謂養老兼養幼也玉藻篇大夫不得造車馬因車而并及馬非謂造車兼造馬也此

經昆弟亦若是矣

又按鄭解稅字之義亦非也稅之言遂也詩碩人篇說于農郊箋曰說當作禭卽其例也遂之言終也成也言始時不服故終成之也檀弓篇小功不稅注但曰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疑此注云云乃爲鄭學者增入之不然何不解於前而解於後乎

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

注曰多陳之謂賓客之就器也以多爲榮省陳之謂主人之明器也以節爲禮

櫨謹按經但言陳器之道不別言其爲賓客爲主人然則鄭義非也此蓋明兩可之道孔子之論明器也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蓋死生之際有難言者明器之作其意微矣是故陳器之道亦視乎此多陳之而省納之此其爲道近乎知省陳之而盡納之此其爲道近乎仁兩曰可也見其無不可也若從鄭注必別而言之於文方明且如下文曰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兩事相反必別而言之使但謂奔喪之道如是可也如彼

可也則安知上句爲兄弟之喪下句爲所知之喪乎
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
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
注曰妻爲大夫夫爲大夫時卒不易牲以士牲也此
謂始來仕無廟者 正義曰若其有廟則死者當祔
於祖不得祔於其妻今夫死祔於其妻故知是無廟
者

越謹按祔必以其昭穆夫死無祔於其妻之理注義
非也祔於其妻者謂行祔祭之禮於其妻也自妻始
死以至于祔容有士爲大夫大夫爲士之事故禮家

紀其變如此不易牲者仍以大夫牲也蓋自小斂大
斂之奠木用大夫牲至此仍不易之則其爲大夫牲
可知矣若是改用士牲則當言易牲不當言不易牲
也且如鄭義則下文所謂以大夫牲者亦是不易牲
耳何必變其文乎蓋妻卒而夫升爲大夫則以大夫
牲祔祭其妻固其宜也若妻卒而夫黜爲士是宜以
士牲祔祭其妻乃不易之者以其既死優假之也鄭
不解祔於其妻之義故并不易牲之義而失之

所且先者五

大傳

注曰且先言未遑餘事

正義曰謂聖人卽位未遑

餘事所且欲先行者而有五種之事也

樾謹按且疑宐字之誤宐俗作宜因誤為且詩假樂篇宜君宜王釋文曰且本作宜即其例也所宜先者文義甚明若云所且先者則迂曲甚矣

五日存愛

注曰存察也察有仁愛者

樾謹按有仁愛者不得但謂之愛且察有仁愛者上文三日舉賢已足包之矣豈賢者無仁愛之心乎鄭注非也愛當讀為夔說文竹部夔蔽不見也字亦作夔爾雅釋言夔隱也又或即以愛為之詩烝民篇愛

莫助之毛傳曰愛隱也存愛謂存察隱逸之士蓋賢者宐舉能者宐使隱逸之士則宐存察若果是賢者能者亦宐舉而使之也故文次舉賢使能之後也財用足故百志成

注曰百志人之志意所欲也

樾謹按志當讀為職百志即百職也財用足則百事皆舉故百職成也訓為人之志意失之矣志與職古通用說詳檀弓公西赤為志焉下

親者兄弟不以襁進少儀

注曰不執將命也以即陳而已 正義曰此明親者

相禭之法進謂執之將命也若非親者相禭則擯者傳辭將進以爲禮節若有親者相禭但直將進卽陳之不須執以將命也

樾謹按親疏相禭但有傳辭不傳辭之別其必將之以進則一也乃經云不以禭進是直不以進矣而於傳辭不傳辭仍無文以見之記者之文何其拙乎蓋由學者失其讀也此當於不字斷句不讀爲否鄭注曰不執將命也此解否字也又曰以卽陳而已此解以禭進三字也蓋此文承上文爲義臣致禭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曰禭至親者兄弟則不然直

以禭進而已故曰親者兄弟不句以禭進句正義讀不以禭進爲句失之矣

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注曰有之有跪者也謂受授於尊者而尊者短則跪不敢以長臨之 正義曰性謂天性言尊者天性直自如此短小

樾謹按直無短義正義以爲直自如此短小然則直自如此長大義亦可通安見其必爲短小乎以此說經宜後儒之不信矣今按性之直者當就授受者言不就尊者言方與則有之矣文義相貫直訓爲長凡

物曲則必短直則必長故直有長義性與生古通用
樂記篇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注曰性
之言生也是其證也性之直者猶言生之長者鄭謂
不敢以長臨之正得其義但於性之直者未得其解
耳昭元年左傳其生不植杜注曰殖長也殖從直聲
直爲長大之長故殖爲滋長之長其聲義並通也

不擢馬

注曰擢去也謂徹也已徹馬嫌勝故專之 正義曰
凡投壺每一勝輒立一馬至三馬而成勝但頻勝三
馬難得若一朋得二馬一朋得一馬於是二馬之朋

徹取一馬者足以爲三馬以成勝也今若卑者朋雖
得二馬亦不敢徹尊者馬足成已勝也

樾謹按正義所說非注意也鄭所謂徹者謂徹去之
孔所謂徹者謂徹取之去取二義懸絕矣詳鄭君之
意蓋謂投壺禮畢當請命於尊者然後徹馬不得自
已擅撤嫌若已勝故得專其事也而正義乃以一馬
從二馬說之非注意矣然注意亦非經意今按不擢
馬者不立馬也投壺之禮卒投司射執算請數命酌
曰請行觴正爵旣行請立馬一馬從二馬以慶此賓
主投壺之常禮若侍投於長者而卑幼者勝則雖亦

洗而以請然不敢因長者受罰而謂已當受慶故無慶多馬之禮則亦無庸立馬矣所以不擢馬也文選西京賦徑百常而莖擢薛綜注曰擢獨出貌吳都賦擢本千尋劉淵林注曰擢本高聳貌其義皆與立相近故立馬謂之擢馬矣

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

注曰服車所乘車也車有新舊

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曰齒者年數也車之新舊本無年數之可分無由而齒之服車當在下文乘馬之下弗貫之上

樾謹按王說非也車固不當以齒言因馬而并稱之則亦得言齒襄二年左傳以索馬牛皆百匹正義曰司馬法丘出馬一匹牛三頭則牛當稱頭而亦云匹者因馬而名牛曰匹并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然則此文亦是從一而省不得因此而疑其有誤也

筴籥

注曰筴著也籥如笛三孔

樾謹按龜筴之筴與羽籥之籥二者不倫何得竝舉

疑注義非也筴乃簡策之策顏氏家訓書證篇曰簡策字竹下施束末代隸書似杞宋之宋亦有竹下遂為夾者曲禮先生書策琴瑟在前釋文作筴曰本又作策是禮記策字固有作筴者矣籥者說文竹部曰書僅竹筴也一切經音義卷二引纂文曰關西以書篇為書籥然則筴與籥正同類之物矣若謂上文已有書此不當復有筴籥則枕之與穎亦同物也有枕復有穎何妨有書復有筴籥乎就其已書者言之則為書就其未書者言之則為筴為籥固不嫌於竝列矣

凡膳告於君子

樾謹按子字衍文也涉上文致膳於君子而衍當作凡膳告於君故下文云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周官大祝疏曰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然則非膳告於君無所用其稽首也郊特牲篇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家臣且然則士于大夫更可知矣故知此為膳告於君之禮

發慮憲

學記

注曰憲法也言發計慮當擬度於法式也

樾謹按發慮憲與求善良一律善良二字同義慮憲
二字亦同義爾雅釋詁慮思也而原憲字子思則憲
亦思也學者止知憲之爲法莫知憲之爲思故不得
其解矣
不學禠服不能安禮
注曰禠服冕服皮弁之屬禠或作雅
樾謹按冕服皮弁之屬不可謂之禠服故有作雅之
本然鄭君但云或作則非古本也且冕服皮弁之屬
在今人視爲絕學誠費講求在古人則所習見習聞
也有何可學乎此服字止當從爾雅釋詁服事也之

訓禠服者禠事也洒掃應對無一非禮故必學禠事
然後能安禮馴而至於動容周旋中禮不難矣曲禮
少儀諸篇所載皆其事也
或失則易

注曰失於易謂好問不識者 正義曰至道深遠非
凡淺所識而人不之思求唯好汎濫外問是失在輕
易於妙道
樾謹按或失則多或失則寡相對成義或失則易或
失則止亦必相對成義讀爲輕易之易則與止字不
對矣易當讀爲變易之易或失則易者謂見異而遷

此事未竟又爲彼事也或失則止者謂畫地自限但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此兩者之失事正相反鄭注未得其解故正義遂失其讀矣

有遺音者矣

樂記

注曰遺猶餘也正義曰樂聲雖質人貴之不忘矣食味雖惡人念之不息矣是有遺音遺味矣熊氏云聲有五聲但有三人歎之餘兩聲未歎是有遺音非其辭也

樾謹按皇氏之說雖拘然其解遺字則實得鄭意蓋注所謂遺猶餘也者非美其音之有餘味之有餘也

天下之音不盡於此是謂有餘音天下之味不盡於此是謂有餘味上文曰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兩言有遺正見不極音不致味之義史記樂書集解引王肅注曰未盡音之極正與皇氏之說同蓋古說固如此也孔氏誤會餘字之義而鄭義晦矣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樾謹按說文心部情人之陰氣有欲者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然則欲屬情不屬性古言情欲不言性欲性之欲也義不可通據史記樂書作性之頌也疑古

本禮記如此徐廣曰頌音容當從之頌卽容之段字
月令篇有不戒其容止者注曰容止猶動靜也以動
訓容以靜訓止是容有動義孟子盡心篇動容周旋
中禮者動容連文其義一也說文手部搭動搭也韓
子揚榘篇曰動之溶之容與搭溶竝通感於物而動
性之容也上句言動下句言容文義相應蓋動容本
古人常語耳且此兩句以動容爲韻上兩句以靜性
爲韻皆有韻之文容作頌者古字通也周官鄉大夫
職四曰和容司農注曰容與頌同是其證也學者不
得其義而改頌爲欲失其義兼失其韻矣下文曰人

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夫性者天之性也
若欲爲性之欲則是天欲而非人欲矣安得云窮人
欲乎

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

注曰著之言處也 正義曰著與居相對故注以著
爲處也

樾謹按下文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卽承此
文而言鄭解兩著字曰著猶明白也然則樂著太始
亦當爲著明之義鄭必別爲之解者由未解下句居
字故也古人之辭凡辨別其事謂之處文十八年左

傳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呂氏春秋有始覽篇察其情處其形淮南子兵略篇相地形處次舍皆其證也因而亦謂之居周易未濟象傳曰君子以慎辨物居方居方與辨物相對居猶辨也樂著大始禮居成物謂樂所以著明太始禮所以辨別成物鄭未得居字之義故并著字之義而失之矣

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

注曰感動也動人條暢之善氣使失其所
樾謹按鄭訓感爲動而加使失其所四字增成其義失之迂矣感當爲俄說文戈部俄絕也讀者咸古書

卽以咸爲之尙書君奭篇咸劉厥敵周書世俘篇漢書律厯志引武成篇竝云咸劉商王紂咸皆俄之段字也感與咸通昭二十一年左傳宛則不咸釋文曰咸本又作感是也此文段感爲俄亦猶他書段咸爲俄俄條暢之氣者絕條暢之氣也正與滅平和之德文義一律說者不達段借之旨遇咸字則訓爲皆遇感字則訓爲動而其義不可通矣

六成復綴以崇

注曰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

樾謹按毛詩蝮螭篇崇朝其雨傳曰崇終也是崇與

終聲近義通故古字通用尙書君奭篇其終出于不
祥釋文曰終馬本作崇是其證也以崇猶言以終上
文曰且夫武始而北出此云六成復綴以崇正以始
終對言鄭訓爲充未得其義

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

注曰行猶視也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
令反其居也

樾謹按武王左右自不乏人何必箕子之是使脫故
主之幽囚而効新君之奔走稍有人心者所不爲而
謂箕子爲之乎鄭注非也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卽

就箕子言蓋釋其囚而使之復位也商容猶言商禮
禮以容儀爲主故行禮之臺謂之容臺至漢世而徐
氏之容與制氏之聲並傳然則以容言禮猶以聲音
樂也武王優崇箕子不奪其志俾得仍用殷禮故曰
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白鄭失其解而
陸德明復引孔安國說以商容爲殷之賢人於是異
說滋多而經義益晦矣

使其文足論而不息

注曰文篇辭也息猶銷也

樾謹按此息字乃孳息之息非滅息之息荀子大略

篇有國之君不息牛羊揚涼注曰息繁育也漢書五行志不能則災息而禍生師古注息謂蕃滋也是其義也使其文足論而不息者謂足可談論義理而不至於太繁方與上句使其聲足樂而不流兩句一律樂則易至於放蕩故以不流為貴論則易至于蕃滋故以不息為貴正義解上句曰使人愛樂不至流逸放蕩也解此句曰足可談論義理而不息止也兩句意義不一律足知鄭注之非矣

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注曰保猶安也知也 正義曰故有勇有義之人不

是歌聲辨之誰能知其有勇有義言觀其所宜之歌宜歌商者知其有勇宜歌齊者知其有義樾謹按係字無訓知者鄭注知字必和字之誤和猶合也言有勇者非歌商不足以合之有義者非歌齊不足以合之也係之訓安本屬恒訓而施之于此義尚未足故鄭加和字以明之孔氏所據本和誤作知因曲為之說失之矣 正義曰言聲之狀纍纍乎感動人心端正其狀如貫珠

樾謹按正義以端為端正之端則與纍纍如貫珠之義不合矣端當讀為轉言其旋轉如貫珠端從端聲轉從專聲兩音相近說文言部端從言端聲讀若專卽其例也又危部有罇端二篆竝訓小危疑亦一字或從專聲或從端聲許君誤分之耳彙記篇載以輪車注曰輪或為樽然則轉之通作端亦猶是矣

使某實

彙記

注曰實當為至此讀周秦之人聲之誤也
樾謹按實當為致使某實者猶云使某致也昭七年左傳曰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是其例矣又宣二

年傳致果為毅杜注曰致謂達之于敵是致有達義故史記索隱曰叔齊名致字公達然則使某致卽使某達也致至同聲古亦通用然讀實為至其義不顯不如改讀為致矣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

注曰公館公宮之舍也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練而猶處公館朝廷之士也唯大夫三年無歸也
樾謹按經文止曰士練而歸鄭何知此士為邑宰而非朝廷之士乎誠如鄭意朝廷之士次於公館者何時得歸其終喪乎抑不終喪乎經亦宜有明文何以

但曰士次於公館乎反覆求之義不可通疑下士字
爲衍文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此以久暫
言也大夫恩重故久士恩輕故暫也又出次於公館
四字者蓋與下經爲目當連下文讀之其文曰次於
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蓋同在公館而有廬與堊
室之別大夫恩重故居廬士恩輕故居堊室此又以
精粗言也鄭注云士居堊室亦謂邑宰也朝廷之士
亦居廬是則增益經文尤爲臆說其注周官宮正云
親者貴者居廬疏者賤者居堊室卽引此經爲說而
不云朝廷之士亦居廬然則此注之未安鄭固知之

矣徒以經文衍一士字鄭不能訂正故有此曲說耳
庾氏熊氏又從而爲之辭徒滋紛紜今皆不取
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注曰尊者在不敢盡禮於私喪也 正義曰案喪服
云大夫爲適婦爲喪主父爲已婦之主故父在不敢
爲婦杖若父沒母在不爲適婦之主所以母在不杖
者以父母尊同因父而連言母父沒母存爲妻雖得
杖而不得稽顙以杖與稽顙文連不杖屬於父在不
稽顙文屬母在故云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樾謹按經言父母在則自爲父母俱在者而言所以

不杖者雖因父爲喪主之故然父母尊同故亦得並言之若母沒而父在其禮亦然經無文者從可知也至父沒母在則已爲喪主與父在不同故下文曰母在不稽顙明父沒母在得爲妻杖也夫父沒母在既於下文別而言之則此文專爲父母俱在者而言明矣學者必推論及于父沒母存於是其說始不可通正義所載范宣子之說以父在爲存在之在母在爲在側之在豈非治絲而棼之乎

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

正義曰君在阼者謂主國之君待之在阼階之上不

降階而迎也

樾謹按夫人自側階升堂而君顧於阼階之上待之不相值矣蓋所謂阼者非阼階也內則篇夫入門升自阼階立於阼阼非阼階於斯可見郊特牲篇適子冠於阼注曰東序少北近主位也然則君在阼者謂君在東序也蓋主位在是故主國之君於此待之也喪大記篇祝先升阼階負牖南面立君卽位于阼夫曰祝先升則君亦升明矣既升自阼階又卽位于阼則阼之非阼階又明矣所謂阼者蓋亦謂東序而正義云卽位于阼階由不知阼與阼階之別故於經文

所謂阼者往往失之冠義篇鄭注曰阼謂主人之北也蓋冠時主人位於序端而冠者在東序少北故曰在主人之北正義謂適子冠於阼階則是在主人之南矣不月與注文大相刺謬乎說詳見士冠禮
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

注曰言民皆勤稼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今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非女所知言其義大正義曰言民皆勤稼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者解經百日之蜡言百日勞苦而有此蜡其實一年而云百日舉其成數以喻其久也云今日使之飲酒燕樂是

君之恩澤者解經一日之澤言一日之中由人君之恩澤

越謹按鄭注說百日之蜡其義未明若如正義所解則經文當言百日而有此蜡不得但曰百日之蜡也且百日一日相對之蜡之澤亦宜相對所謂恩澤者即在蜡祭之時安得以蜡與澤為對文乎今按蜡當作昔據說文昔與腊同字周官腊人注曰腊小物全乾釋名釋飲食曰腊乾昔也是昔有乾義故與澤為對文昔之言乾昔也澤之言潤澤也考工記弓人曰稱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紆而昔亦以昔對澤言

是其證也百日之昔一日之澤言以百日之乾昔而始獲一日之潤澤也僖二十六年左傳公使展喜犒師正義引服虔曰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其義與此相近後人不達昔字之義又因此節是論蜡事而加虫旁作蜡於是其義遂晦矣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

注曰言此人可也但居惡人之中使之犯法

樾謹按經言可人也而注以爲此人可也非經旨矣方言曰凡相憐哀九疑湘潭之間謂之人兮然則可人者可憐哀也言其居惡人之中使之犯法甚可憐

哀也字亦通作仁成十六年公羊傳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惴矣何休注曰惴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丘可悲矣閔錄之辭表記注引公羊傳仁之作人之是可證明此經人字之義

士之妻皆死于寢

喪大記

正義曰士之妻皆死于寢者亦各死其正室也夫妻俱然故云皆也阮氏校勘記曰士之妻閔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作士士之妻段玉裁校本曰唐石經是也各本脫一士字樾謹按士士之妻甚爲不辭若云士與妻皆死于寢

豈不簡而易明乃必複沓其文曰士士之妻乎且經
文所謂皆死于寢者非夫妻俱然之謂也上文曰君
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亦是夫妻俱然
而不言皆然則此言皆者非謂夫妻俱然矣士之妻
皆死于寢別于內子之有死于寢有不死于寢也上
文曰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是卿之妻未
命者不得死于寢而士之妻則無論命與未命皆死
於寢所以然者大夫尊故宜辨別之士卑故從同也
禮固有益之而損者此類是也說者誤以皆死于寢
謂夫妻俱然遂有於士之妻上更加士字者而唐石

經從之實於經義不合不足據也

君設大盤造冰焉

注曰造猶內也 正義曰造是造詣凡造詣者必入
於內故云造猶內也

樾謹按鄭意蓋讀造爲窖說文宀部窖地藏也窖之
義爲藏故鄭云猶內也內卽納字而正義謂造詣者
必入於內鑿矣

君之喪大胥是斂

注曰胥樂官也不掌喪事胥當爲祝字之誤也
樾謹按胥與祝字形絕遠無由致誤乃聲之誤也祝

聲轉而爲詛義亦相通後漢書賈逵傳注曰祝詛也是其證也詛與胥則聲近而易溷矣此大祝所以誤爲大胥也注但言字誤學者莫得其致誤之由則或且議鄭君之輕于改字矣

君大夫鬻瓜實于絲中土埋之

注曰絲當爲角聲之誤也角中謂棺內四隅也

樾謹按棺內四隅直謂之角可矣不必言角中也角中之文甚爲不辭鄭讀非也此絲字當從段氏玉裁說讀爲紕說文糸部紕棺中縑裏也上文曰君裏棺用朱絲大夫裏棺用元絲士不絲段氏說文解字注

謂三絲字皆禘字之誤今按此絲字與上文三絲字文義相應君大夫皆有絲故得實於絲中士不絲卽無絲中故埋之也然則此絲字亦當讀爲禘矣絲中者禘中也據說文禘讀若雕雕從周聲而此絲字鄭云或爲萑疑古本禮記四絲字皆作萑禘之與萑猶雕之與鏤皆一聲之轉也因上文與朱元連文故聲譌爲絲惟此經尙有作萑者而鄭又不之從於是其義益晦矣段君因治說文遂克訂正其誤惜未能推及此絲字且未明其致誤之由恐學者疑惑故具說之如此

振容

正義曰振動也容飾也

樾謹按容之言容隱也爾雅釋宮容謂之防郭注曰形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荀子正論篇曰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楊倞引爾雅及郭注而申之曰言施此容於戶牖閒負之而坐也是容與依同類人君所居必設之故飾棺亦有容也正義但以容飾說之未得其義

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

注曰裏椁之物虞筐之文未聞也

孔氏廣森禮學危言曰周官司巫祭祀則共匱主匱筐也禮喪主於虞吉主於練大夫以上虞而作主於是有筐以盛之士無主故不虞筐矣

樾謹按虞筐與裏椁連文孔氏乃以爲是虞主之筐事不類矣筐當爲匡古字同也匡之言匡當也鄭注解上文黼黻黻翬畫翬曰漢禮翬以木爲筐正義曰謂以木爲翬之筐若門戶四面筐也然則裏椁虞筐亦謂椁四面之筐矣虞之言安也據上文棺椁之間君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甒是君大夫棺椁之間相距甚寬故君裏椁虞筐言旣爲之裏而其四面匡當又

